

葡萄 物語

遍植葡萄的甲府盆地，
空氣中除了瀰漫著酒香與果香之外，
一樁樁的男女情事也正逐漸發酵中……

林真理子

劉月菊譯

葡萄物語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林真理子
劉月菊

譯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葡萄物語 / 林真理子著；劉月菊譯。--初版。
--臺北市：方智，1999 [民88]
面： 公分。--(日本女作家系列；12)
ISBN 957-679-662-8 (平裝)

861.57

88013279

ISBN 957-679-662-8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方智出版社
FINE PRESS

◎ 日本女作家系列 ◎
葡萄物語

● 定價 260 元

作者／林真理子

譯者／劉月菊

發行人／曹又方

出版者／方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50號6F之1

電話／二五七九六六〇〇(代表號)

傳真／二五七九〇三三八・二五七七三二二〇

郵撥帳號／一三六三三〇八一 方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第436一號

責任編輯／張曉蕊

美術編輯／劉鳳剛

校對／謝翎・張曉蕊

原出版者／株式會社角川書店

原書名／葡萄物語

法律顧問／詹文凱律師

印刷／祥泰印刷廠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初版

BUDO MONOGATARI by HAYASHI Mariko

Copyright © 1998 by HAYASHI Mariko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complex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through ORION LITERARY AGENCY and BARON-CHINESE

珍藏 林真理子

禁果



日本當代女作家林真理子的暢銷小說《禁果》，曾於1997年被搬上螢幕並改編成連續劇。《禁果》真實的勾勒男人重工作不重情趣的一面，也刻畫女人面對物質的虛榮心理，和追求精神情愛以及肉體歡愉的矛盾情結，是一本值得兩性用靈魂去探討的小說。

只要趕上末班機



五篇風格迥異的故事，清新的筆調，顛覆了常態的寫法。其中更收錄了兩篇直木獎得獎作品「只要趕上末班機」、「到京都」，是獨居在都會的單身男女們必讀的作品。

作者簡介

林真理子，1954年生於日本山梨縣，從日本大學藝術部畢業之後，以廣告文案嶄露頭角。

她經常上電視與名人對談，成為日本文壇媒體曝光率最高的作家，至今仍持續在文藝春秋周刊上發表散文。到目前為止，已結集出版十數本散文集。

此外，長篇小說《戀戀白蓮》亦獲得1995年「柴田鍊三郎獎」；而《禁果》出版後更大受歡迎，奠定了她在文壇的地位。

譯者簡介

劉月菊，日本愛知學泉短期大學畢業。

曾任日本文摘雜誌社研究編輯、企劃部課長及十信工商日語老師。

現任「菊」工作室負責人及YMCA日語老師。

譯作包括《禪中學取人生》《老朋友是金新朋友是銀》《只要趕上末班機》等。

不安的幸福

小川洋子◎著 栗奕倩◎譯



小川洋子的筆下世界，宛如一幅幅色彩斑斕的浮世繪，細膩刻劃現代人對生活的不肯定，對感情的不安及對未來的無力感。

在《不安的幸福》看似平淡的情節中，卻有著抽絲剝繭的縝密佈局和峰迴路轉的神祕懸疑，使閱讀過程充滿了高潮迭起的「探險」樂趣。

定價180元

風葬的教室

山田詠美◎著 郭淑娟◎譯



山田詠美筆下的男女主角常藉著性愛從內部了解自己的戀愛體驗，有利於強調精神重要性的戀愛，反過來讓我們思考以精神為主的戀愛究竟有何意義。

《風葬的教室》透過三個女孩子的眼睛，看到了人性中與生俱來的偏執與殘酷面目，而她們又是如何在窘境中反敗為勝，贏回自己的尊嚴？

定價 200 元



I

市川映子正在洗杯子。

這些杯子是從東京一家頗具知名度的廠商買回來的，因為婆婆正美不喜歡那些印著酒廠商標的杯子。這些杯子的價格雖然不是挺貴，但是多角形雕花的精緻造形卻教映子看了好不喜歡。

杯子上的口紅印漬很難洗掉，映子索性在海綿上倒些洗碗精。從剛剛靠站的小型巴士上，下來了十位左右的男女客人，他們說要來參觀這個附設有葡萄酒工廠的觀光葡萄園。由於巴士司機擔心太晚出發會遇上塞車，所以急著想要開上中央高速公路。那一群人很匆忙地試喝了葡萄酒之後，根本還不及參觀工廠就上路了，這些用過的杯子就是那個時候留下來的。

海綿充分起泡後，映子再度仔細地搓洗著杯子。如果正值觀光旺季，像她這樣慢吞吞地洗杯子不被唸到臭頭才怪呢，還好現在已經接近十一月的尾聲，會來這裡的觀光客已經寥寥無幾。當客人乘坐的巴士揚長而去之後，婆婆正美也跟著回到屋

內的房間休息。

映子把自己的手指浸泡在微暖的泡沫之中，思緒卻飄回到佐知之前所說的話題上面。

「聽說美和子的婚姻已經沒有救了喲。」

佐知告訴映子，黑田美和子前天就搬回娘家住了，接著她又神秘兮兮地把聲音壓低說：「聽說美和子的父母也去了東京一趟，好像是去做最後的談判吧。不過據說他們夫妻兩個人都已經在離婚協議書上簽字了呢！」

映子和佐知都是美和子的高中同學，她們同屬學校籃球社社團的成員。感情比較親密的姊妹淘共有五人，其中的兩位同學在婚後就隨著先生的職務，分別搬到山口縣及大阪居住。只有在故鄉當地結婚的映子和佐知，再加上不定期從東京回來的美和子這三個女人，她們在婚後仍然維持著很要好的朋友關係。

事實上，與其說是交往，美和子也只能算是偶爾以「客人」的身份回鄉來相聚一下而已。尤其是美和子在東京過慣了奢華的生活形態，所以常常會讓她們之間出現一道格格不入的透明牆。

雖然美和子在老朋友的面前總是極力地避開自己足以令人稱羨的話題，但是，



像是全家人一起到夏威夷旅遊，或是在他們全家人經常光顧的餐廳裡遇到有名人士等等之類的字眼，她仍然會在閒聊中不經意地吐露出來。聽多這些自我炫耀話題的映子，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警惕自己，沒有必要老是對他人有心存羨慕之意。

「聽在我們這種鄉下人的耳裡，妳所說的話簡直就像是夢中的情節般呢。」

美和子並不是笨蛋，當聽到這種冷淡的回應時，自然可以聯想到說話者潛藏在心底深處的酸葡萄心裡。所以，她不忘趕快在後面補上一句：「跟這種好面子的老公生活在一起，可真是不容易呀！」

美和子的老公黑田是不動產業界的經營者。與其說是從事不動產方面的工作，倒不如說他是為了便於守護自己家中的產業來得妥當些吧。

美和子與擁有大樓產業的家庭的長男結婚，至今仍然是這一地帶蔚為流傳的灰姑娘故事。只要一提及美和子的名字，大家總是會不由地點頭說：「喔！就是那個嫁入東京豪宅的女孩……。」

對於這種說法，佐知聽了很不以為然。她說：「說是什麼大樓產業，還不是都市裡頭的一小棟而已，而且他老公不就等於是那棟大樓的管理員了嗎？人家是退休之後才會去當管理員的，她老公還正值年輕力壯耶，做這種事情真是沒用啊！」實

在有夠尖酸刻薄的。

不管怎麼說，直到兩年前，美和子的幸福是毋庸置疑的。她還曾經送給映子一個昂貴的鋼筆台，那是人家送給美和子獨生女進入私立小學時，多餘的慶祝賀禮。

但是，美和子的表情變得沮喪，而且不太提及她老公的點點滴滴，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映子回想起來，應該是從前年的秋天吧。一進入八月，無論是國道或縣道，滿載觀光客的車子絡繹不絕。美和子的娘家因為也是經營觀光葡萄園，所以這段時期全家人動員忙碌，並沒有什麼稀奇；但是，嫁為人婦的美和子，竟然回到娘家來住了一個星期，這可就令人匪夷所思了。

「聽說她老公在外面有女人，所以兩個人鬧得天翻地覆呢。」

佐知一如往常般地告訴映子這些八卦消息。在鄉下，有一個不可思議的地方就是，即使妳對自己的好朋友守口如瓶，自己的傳言仍會在無形中滿天飛舞於街坊鄰居之中。

不知道美和子是不是對這樣的情形有所覺悟，所以她本人也開始對好朋友們傾吐她婚變的來龍去脈。原來她老公外遇的對象是一個年輕的妹妹，所以正樂不思蜀



呢。當美和子提到自己的老公在那女人的公寓徹夜不歸時，又忿忿地補上一句「沒有正常工作的男人，就像是少掉一層金箍棒的約束。因為聽不到公司同仁的道德輿論聲，所以行為很容易就偏離了正常的軌道。」

這句話讓映子跟佐知聽了很不舒服。人家佐知的老公還不是專業務農，也不曾有過正常的上班經驗呀。自己的老公不好，幹嘛連別人的老公都扯進來呢！

「好壞都是妳說的啦。在這之前，是誰每次都得意地說：『我家老公真的好好喲，他不但穩重可靠，也不用像上班族那樣，每天爲了張羅生活而奔波勞累。』來著？」

雖然佐知當場毫不留情地反唇相稽，事後卻又好像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般，打電話到美和子的住處閒話家常。這份純真，映子覺得應該是來自於佐知知足常樂的內心世界吧。

雖然大家都是三十四歲的女人，佐知的長男卻已經唸到國二了。她唸書的時候就與高中的學長大談戀愛，二十歲左右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已給嫁掉了。這種早婚的例子，在映子的年代裡算是蠻罕見的，因為住在這個小村莊的少女們無不是把到都市升學這碼事視爲人生大事。

「因為我討厭唸書嘛，那就只好選擇結婚囉。」當時的佐知為自己找到一個合理的下台階。而說過類似言語的美和子，行動卻是表裡不一。

「雖然我也不是很有心想要繼續唸書，但是我一定要去東京開開眼界。到了那裡，我相信或多或少都能夠增廣見聞的。」

反正是抱著非去不可的心態，美和子升上三年級之後就開始拚命地K書。放榜的成績果然蠻令人欣慰的。當美和子進入還算頗具知名度的學校時，這所瀰漫著千金氣氛的女子大學，正如映子她們所說的一樣，的確與美和子很相配。

美和子有雙水汪汪的大眼睛，再加上小巧玲瓏的鼻子及嘴巴，勾勒出一張人見人愛的甜美臉龐。因為長得酷似某位偶像巨星，所以自然就成為男同學們競相追求的對象。為了想在體育館目睹一眼籃球社團美和子的容顏，入口處經常可以看見有兩、三位男孩在附近徘徊不去。

自從美和子進入大學後，出落得更為清秀美麗。所以當她加入東京有名大學的社團時，備受男士們的寵愛與呵護是毋庸置疑的。也因此，二十歲的美和子總是相當自命不凡，那時候的她不像現在這樣，會處處站在對方立場替別人著想。後來，美和子與在這個社團內認識的東京有錢人家的少爺結婚。她的一大樁心願總算是達



成了。

這樣的她，有誰會想到在她年過三十歲後的命運，竟是帶著不幸的婚姻返回娘家呢？不過，此刻造成映子鬱鬱寡歡的並非來自於她這位朋友乖舛的命運，而是憂心忡忡著美和子的離婚事件，可能會成為自己生活上揮之不去的陰影。

映子六年前與市川葡萄酒的長男市川洋一結婚。二十八歲的新娘在現代並不算稀奇，但是，對於沒有工作的居家女兒來說，則會被這個村莊歸類為晚婚一族。

映子回想起自己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時，總是覺得「半途而廢」這句成語最適合她的人生寫照。

如果自己硬要堅持的話，映子當然也有可能像其他同學一樣，進入東京四年制的大學就讀。但是，既嫌聯考的復習太麻煩，又受到母親認為「女孩子短期大學畢業就不錯了」的影響所致，映子最後進入了故鄉的保育科就讀。從那裡畢業之後，她雖然從事了四年的保母工作，卻沒有從工作中得到絲毫的樂趣；尤其是被年齡相仿的園兒們的母親們頤指氣使，更令映子厭惡到了極點。剛好這時候，母親因為腦溢血病倒而住進醫院，所以她就在整個事件的最高潮中遞出辭呈。還好母親的病情得以完全康復，而映子也從此樂於當個「居家女兒」了。

這個年紀恰好也是媒人撮合婚事的最佳芳齡。由於映子的老家過去是這一帶屬一屬二的大地主，所以她的母親希望自己的女兒可以挑個門當戶對的人家嫁。像是在縣政府或是銀行上班的男士們，在這個村莊上都算是很優秀的人才，可是母親育子卻是直搖頭。

「雖然他們人是在縣政府工作，不過畢竟也是農家子弟出身的呀。我可不會讓我們家的映子嫁入那樣的家庭呢。」接著她又說：「打從小時候起，我可都不曾讓我們家的映子下過田哦。映子的手容易乾裂，所以絕不能挖土或是碰水什麼的。」不僅如此，據說她也嫌經營商店的人家沒水準呢。至少得是個上班族，又不能是長男的附加條件，在這個村莊的適婚男士，幾乎都被淘汰出局了吧。曾幾何時，映子與她母親被別人在背後形容成是「勢利眼的母女檔」。就因為過去是大地主，就驕傲成這副德行，有什麼了不起嘛！像這種蜚短流長時有耳聞呢。

隨著二十七歲的脚步趨近，送來的相親照片也逐漸遞減了，突然有人帶來洋一的訊息。

「市川葡萄酒廠的兒子如何呢？」唸高中時，他比映子高出一個學年，但是不需要這位鄰居女士多加說明，映子只要聽到這個名字，腦海裡馬上就能清晰浮現出



這個人的容貌。洋一算是留給映子深刻記憶的少年郎。

他曾經擔任過羽毛球社的主將。映子畢業的高中，不但橄欖球隊踢得好，棒球社也具有可參加縣立比賽的水準，相形之下，其他的球技可就完全黯然失色了。雖然羽毛球等的社團代表都被喻為是黯淡無光的角色，但是身為其中一員的洋一，卻是女孩們的評論中經常被提及的名字。他絕對稱不上英俊，細小的眼睛和一個與高中生完全不相襯的成熟下巴，如果說這是他的特徵的話，那就算是特徵了。羽毛球練習完畢之後，洋一從來不會在體育館內虧女孩子或是講笑話逗大家開心。大家都一致認為洋一是個非常內向的少年。

「市川的人很不錯呢！他真的是一個很好的人哦！」羽毛球社團的學弟學妹們開始不斷地發出讚賞的聲浪。練習的時候，他總是細心安排分配，並且率先去做大家討厭做的事情。他稱不上是一位成績優秀的選手，會被推選出來當主將一職完全是因為他的人品。

人品的含意對於十五、六歲的少女們而言是最難懂、最沒有實質價值的東西。所以，少女們的話題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又轉移到笑容深具魅力的橄欖球選手，或是經常在地方新聞出現的棒球投手身上了。

當映子得知那個洋一尚未結婚而且正在尋覓新娘子時，內心感到萬分詫異，而這個感覺繼而又轉為羞怯。記憶中，自己的視線曾經在黃昏的體育館內，追尋著穿著白色短褲的洋一身影，這個秘密是否為誰所察覺到了呢？

不久，洋一的個人簡介送來了。上面的記載不再是過去引起女孩子們內心騷動的運動少年，而是平凡地區的青年模樣。就像多數的男性一樣，在踏出校門的頃刻間，所有的魔法也就自動解除了。洋一也在高中畢業之後立刻進入自家經營的葡萄園幫忙。

最近利用扮演媒婆所賺傭金來翻修房屋的鄰居女士說：「雖然他參加過很多大學考試，卻都不順利；不過大家都說他的頭腦很靈活哦！」

母親育子聽了猛搖頭。

「現今的男人如果沒有大學畢業的話……。」

更何況，洋一的母親在附近一帶也是出了名的囉唆。像這種只有高中畢業的學歷，再加上與雙親同住的條件，恐怕洋一也是與映子無緣的男性吧！

在母親育子的考量之下也許根本一無可取，可是這時候的映子卻一如反常地積極出面。她拜託帶來消息的女士盡可能地安排他們會面。